2026年10月25日
星期日
责编 缪佳祎
版式 虞君明

卫海三组，真情隽永

□乐济培 文/摄



“卫海三组”爱心小分队集结

丹桂飘香的重阳佳节，原定海卫海居委会三组“发小爱心小分队”的“老顽童”们，穿梭于定海各个居民小区，慰问、看望他们的前辈阿婶、阿伯们，这已经是他们连续第七年开展献爱心慰问老一辈活动。

当天清晨，他们相约定海白云小区，集合在一面印有“卫海三组爱心小分队”的旗帜下。这支小分队成员，都曾经居住在卫海居委会三组，上世纪90年代中期，因定海城区旧城改造，卫海三组被第一批列入整体拆迁改造，三组居民全部搬迁。从此，“卫海三组”便不复存在，三组的居民也分别安置而居。

当年的定海卫海居委会三组，是由几十间长排二层木结构房子及一个大的明堂园子组成，住有五六十户人家，两百来口人。好多人家世居在此，我与众多小伙伴一起，在三组这一弄堂里生长，度过了童年时代，经历了那段动荡的岁月，见证了改革开放，邻里间也结下了深厚的情意。

卫海三组，住的都是平凡人家，父辈几乎都是平民百姓。住的旧木屋简陋而拥挤，没有卫生间，只有需要排队的公共厕所，厨房间也是几家合用。因为住在海边道头，父辈们的工作大都与航运、码头搬运、水产、商业等相关。那时大多是多子女家庭，父辈们也很少有双职工的，母亲们除了当好家庭主妇，因为家庭经济拮据，总要想方设法做苦力寻找临时工补贴家用，剖乌贼鲞、黄鱼鲞，晒鱼鲞，敲石子，敲铁锈……什么能做就做。每年鱼汛季节，半夜三更，三组小组长在弄堂里一声吆喝“剖乌贼鲞、黄鱼鲞去了”，阿婆阿婶们便闻声而动，冒着寒风去空旷的码头大棚里拼命地工作，因为要赶时间、赶潮汛，她们会连日连夜工作，很多人为此落下了毛病。干活时，三组的人都互相帮衬，几个力气小的，几位阿婶总会过来帮她们拖鱼筐、磨刀具，我们这些孩子便为她们担饭送水。

住在三组的人虽然生活艰辛，但氛围让人舒心，父母辈的人会吃苦，邻里间的关系都很融洽。记得我读小学二年级时，一天在二楼阳台做作业，突然脚下地板断裂，我瞬间摔在了下面的阶沿石板地，满嘴是血。隔壁美丽的娘看到，大声呼喊，迅速抱起我，直奔附近的部队门诊所治疗，足有三四百米的距离，她一口气直接奔到。三组的长辈们特别和善，会给我们讲故事、教



重阳节慰问当年老邻居

我们走象棋，邻里间坦诚真挚、乐于助人。我们的伙伴和平家，住在三组的中央段，他妈瑞香阿姨，是个热心能干的人，小儿头疼脑热、摔倒破皮啥的都会求助于她，她是来者不拒，而且“万试万灵”。端午节，她家堂前吊一杆大秤，我们三组小伙伴都会去称一称，玩得十分开心。

父辈们的勤劳和热忱，也影响了我们这一代人，在这里长大的小伙伴们从小一起玩耍，打球、游泳、钓鱼。夏天，各家街沿摆上小椅子，大家聊天讲故事，讲各种奇闻趣事，也会因各种时事政见争论不休，那时的三组真是一个大家庭。

两代人甚至三代人同在一条弄堂生活，而后因拆迁散居各处，可大家还是通过各种方法进行联络，这种情谊是拆不散的。近几年网络发展，为邻居们的联系架起了桥梁，很快大家建起了发小微信群，仍然在群里互相问候，像小时候一样畅所欲言。当群主提出，重阳节快到了，我们应该去看望慰问三组健在的老人时，大家不约而同地表示赞同，并慷慨解囊。从2020年起，伙伴们带着慰问品，在每年的重阳节前去看望三组健在的老人们，这不仅是看望慰问，更重要的是带去了我们对前辈们的敬重和情意。当老婶老伯们见到我们时，都是热泪盈眶，激动的心情难于言表。

从七年前慰问的17名健在老人，到今年只有9名老人，最大年龄101岁。老一辈人正在逐步减少，让我们欣慰的是目前健在的老人，他们晚年的生活，都得到了晚辈们的悉心照料，我们祝福三组的老人们幸福安康。

养儿方知父母恩

□郭亚峰

去年三月初，生了一对可爱的双胞胎，时至今日，一岁有余，从学会翻身到爬行，从爬行到站立，从跌跌撞撞走路到牙牙学语，一路走来，实属不易，尤其是孩子感冒发高烧，真让人操碎了心。特别是我的妻子，只要孩子一发烧，饭吃不下，觉睡不着，不知所措，甚至有时候急得哭鼻子。我第一次遇到这种事时，也显得有点慌里慌张，十分揪心，后来慢慢稳住心态。我跟妻子说，当你成为父母时，你才能体会到为人父母的不容易，才知道父母当初带我们是多么艰辛。

每次孩子感冒发烧时，唯一比较从容的就是母亲。她经历得太多，从小时候带我们姐弟三个，再到带我两个侄子，到带我孩子，可以说是经验非常丰富。所谓经验，就是经历过无数次的提心吊胆，慢慢练就的。

小时候，父亲在外打工，奶奶又去世得早，我们姐弟三个基本是由母亲一个人带大的。记得母亲曾说过，我姐1岁多时，发高烧，高烧不退，找村里的医生看病，青霉素用量过大，导致我姐听力受损，到现在耳朵还很背。我不理解，问母亲为啥那时候不带去县医院看。母亲说不是不想去县医院，而是那时候条件不好，家里太穷，县医院要收现金，拿不出那么多钱，每次生病之所以找村里医生，是因为可以赊账，等父亲打工挣钱回来再结清。听完这些，不由得鼻子一酸。

前段时间，因为孩子发烧的事，母亲又提起我小时候。她说：“你记不记得，有一次你半夜头疼，一直跟我念叨，你爸又不在，我只能说，忍一忍，等天亮了给你去找医生。”我念叨了无数次头疼，她说了无数次忍一忍，直到我说累了睡着了才安静下来。

其实那医生家离我们家并不远，我当时不理解，还以为母亲怕天黑，不敢出去。直到上次说起这件事才知道，母亲不是因为怕天黑，而是我们姐弟三个太小了，怕她一出去，其他几个又出啥事，她分身乏术，只能等到天亮，请邻居帮忙把医生喊来。而且那天晚上，恰好村里的一个小女孩去县城医院看病没能救回来，她家人半夜回家时一路哭着。母亲听到外面的哭声，再看看难受的我，心里急得犹如热锅上的蚂蚁，担惊受怕了一晚。听到这些，我感慨万千，真不知道那时候母亲一个人是怎么熬过来的。

听我妈说，那时候小孩发烧，村里医生看不好，就只能寄希望于各种迷信的“治疗”。还好，姐姐除了耳背之外，其他问题不算严重。那时候，也有不少孩子因为迷信耽误救治，不幸离世。

如今，每当孩子生病，母亲总会说：“小孩子感冒发烧，很正常，不要太担心，按医生的叮嘱吃药就好了，从带你们姐弟三个，到你弟俩孩子，不知道遇到过多少次。”妻子显然不爱听母亲的话，以为她不疼孙子，但是只有我才知道母亲说的是实话。

有一句话说，不当家不知柴米贵，不养儿不知父母恩。现在想来确实也是，前段时间网上有一段话说得很好，生孩子不是为了传宗接代，不是为了养儿防老，而是一场漫长的付出与陪伴，见证生命一点点长大。

从前听母亲讲这些往事，只当作遥远的旧故事，没有太深的感触。直到养育这对双胞胎，熬过无数个孩子高烧难眠的夜晚，看见妻子焦虑落泪，我才真切体会到当年母亲的无助与艰难。她那份看似淡然的从容，不是心肠硬，是无数个揪心难眠的夜晚，一点点熬出来的底气。

时代早已不同，如今医疗发展、交通便利，我们拥有当年母亲不敢奢望的条件，可天下父母牵挂孩子的心，从来不曾改变。养育本就是一场轮回，我们陪着儿女慢慢长大，也在这个过程中读懂母亲当年吃过的苦。往后好好守护一双儿女，也多体恤日渐老去的母亲。这份厚重的母爱，一代一代，静静传递。

本报地址：舟山市新城长升路30号 邮政编码：316021 年价：288元 印刷：舟山海印印业 广告发布登记证：舟市监广登字001号